翠袖乾坤 伍淑賢

沙士十年

傳媒近日做了很多沙士十年特輯，當年的抗疫人物、染病市民、前線醫護、死者家屬、淘大居民等都訪問過了。記憶中的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即是張國榮自殺、淘大花園居民遷入鯉魚門度假村集體隔離的夜晚，全城愁雲慘霧，很難忘記。

我倒是想回憶一下那段日子，跟朋友都去了些甚麼地方，和那些地方今天的命運。

疫症開始之時，大家也不太害怕，還跟好朋友約定，為了振興香港經濟，每隔幾天就外出吃晚飯消費。那時銅鑼灣伊利莎伯大廈還有家萬多呎的酒樓，好幾個晚上，就只有我們和另一枱客人，夥計多過食客，大家都戴着口罩。小菜便宜得離譜，一元一隻燒鵝，十元一窩老火湯，甚麼都有得送，就怕你不來。那時大家還怕電影院密封會傳染，於是看電影最舒服，全院三個人。乘升降機，誰要是咳一聲，全部人立刻縮到一邊。

周末都沒人去商場，怕人多感染，都往郊外跑。那時常去長洲，那個賣紅豆餅的日婦茶檔非常紅火，坐滿人。她還有記事簿供大家寫吃茶感受，很多寫人生苦短，要珍惜眼前人，還要為香港打氣祈禱之類的說話。另一個常去的地方是中大對面的雍雅山房，大家還特別脫下口罩，吃乾炒牛河，也抱怨那兒的乾炒牛河要八十元一碟，實在太貴。座上有朋友住綠楊新邨，因為屋邨發生了沙士病例，所以自動不出門十四天。那時剛好「解禁」，跟我們說箇中經歷。我們還研究了雍雅山房的法文名字，和聽老闆講當年名導演秦劍「追女」的故事。後來又去跑馬地奕蔭街看房子：兩房一廳，六百呎，九十五萬，有價講。

十年後這些地方又如何呢？那家酒樓和雍雅山房早已「作古」，後者變了豪宅洋房。沙士之後，銅鑼灣已鮮有萬呎酒樓，電影院也越來越「迷你」，名店和藥房卻越見坐大。長洲的紅豆餅檔搬了去邊陲舖位，乾炒牛河八十元一碟已司空見慣，而跑馬地那個單位，剛升破六百萬！

海闊天空 蘇狄嘉

老健、老居、老本、老友

《一個人的老後》書中最後一章提到「如何劃下人生句點？」，一般人都會忌諱去思考這個問題，但不去想並不表示這問題不存在，作者上野千鶴子為讀者提供了下列單身者往生前可以做的四項準備：

一、平常多與人接觸，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以利往生後能及早被發現。

二、盡早處理掉不能留下的物品。

三、關於遺體遺骨的處理，最好選擇不會讓生者感到困擾的處理方式，並且讓生者充分了解自己的意思。

四、準備好一切身後事的費用及謝禮，千萬別認為別人的幫助是出於義務或理所當然。單身者若能抱着這種想法享受人生，便能安心的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俗語說的好「有理財就不窮、有計劃就不亂、有準備就不忙」，既然人必會老，只要事先做好準備，就無須憂心老後生活。

要準備的第一件事就是能「老健」，平時就要注重三養：吃得營養、注重保養、要有修養。

第二是「老居」：與其過度恐懼孤獨，一定要和兒孫同住，過着忍氣吞聲的生活，不如獨自享受單身之樂，無論都會或郊區，住最適合自己的地方。

第三是「老本」，既然養兒已無法防老，為人父母的也只能自立自強了，老本一定要保得好，不進棺材前一定不分家產。

第四是「老友」：有個好朋友、好飯友和伴侶一樣重要，平時要廣結善緣，多認識各類朋友，是單身貴族享受生活的一項秘訣。

總之，不管你是男是女、長壽或短壽，到最後都是一個人，這句話不悲涼，也不可怕，全看你如何安排生活，全看你有沒有成熟的心理。

琴台客聚 黃仲鳴

也斯與中國殺人王

二零零二年，也斯看了我新出的《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即打了一通電話來，表示對書中的內容十分有興趣，一是高雄的《經紀日記》，二是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和《牛精良》。他說：「《經紀日記》圖書館可找到，《中國殺人王》、《牛精良》十分難尋。」跟着問我有多少「存貨」。

我說：「不多，還在搜集中。」他立作反應：「來嶺大講一場三及第吧。」也斯對這些不入「方家」耳目的通俗讀物，焉何有此興趣？他說：「研究香港通俗文化、通俗文學，不可不談三及第。」

就這樣，我到嶺大講了「三及第」。自此之後，也斯一直邀我講《中國殺人王》，我一直在耍太極，無他，忙也，這樣的課題，年輕的大學生陌生得很，有誰肯「洗耳恭聽」？

二零一一年中，與他茶敘，他又舊事重提。其時他已病了，為了不拂他的意，更知他已將香港五零年代文化納入嶺大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的研究範圍，於是拍心口應承。

《中國殺人王》是我童年時代最愛看的書仔。也斯說：「很特別，我也略看過，只是忘記了，沒有深刻印象。」畢竟，周白蘋作品是我們那個年代我看辛康納利的零零七電影，《中國殺人王》是否英雄人物？我說：「他為海外華僑出氣，做惡鋤奸，與洋人黑幫奮戰不休，很多人都說他是英雄，但只須細看殺人王一系列的故事，便知他稱不上英雄，最多是好漢。」

也斯忙說：「這見解很新鮮。快些來講一場。」可惜，學校工作太忙了，幾番磋商日子，都定不出檔期，如此這般便不了了之。

去年秋，和他在銅鑼灣喝咖啡。那時的也斯，身體已十分衰弱，咖啡也不喝了，只要杯清水。告別的時候，他又拉着我，說：「甚麼時候講殺人王？」說：「你定日子吧，我一定到。」他笑了：「我叫鄭政恆和你聯絡。」

去年十一月五日中午，我終到了嶺大。因為下午四時許，我還要由屯門趕回北角上課，也斯特別叫了一部相熟的的士，把我送回學校。在的士上，還談殺人王，還囑我早寫成文章。下午的陽光灑進車廂，也斯靠着椅背，臉色很差。我叫他小休一下，他兀是不聽，滔滔不絕的談文論藝。

這是我最後一次和他交談，也了他十年心願。

也斯是個「不安分」的作家，除創作外，對香港文化的過去、現狀，都有深刻的評論；《中國殺人王》這類邊緣小說，從來少有人正視，他也自言沒有研究，但十分有興趣。畢竟，這也是香港文學吧，他「拒絕遺忘」，叫我也「拒絕遺忘」，好好爬梳、整理出一個「系統」來。但資料不全，何日竟功？

■封面的肖像，就是「中國殺人王」。 作者提供圖片

百家廊 戴永夏

多情最是泉城柳

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之稱的泉城濟南，實在夠幸運的。泉水已讓它名滿天下，垂柳更使它錦上添花。名泉垂柳，珠聯璧合，讓它在大千世界佔盡風情。難怪人們說，「濟南瀟灑似江南」呢。

其實，濟南人愛柳，並不亞於愛泉。因而柳在濟南，有着特殊的地位。由於濟南泉水多，「水皮子淺」，很適合垂柳生長；而垂柳又有着高雅的氣質和獨特的風姿，所以自古以來，濟南的土地上便廣植垂柳。垂柳得地利之先，人和之便，生長得也特別旺，特別美。

在濟南，垂柳的分佈非常廣泛。泉邊湖畔，河岸溪旁，大街小巷，居民庭院，到處都可以看阿娜多姿的垂柳。它們長絲垂地，綠雲團團，或蜿蜒成行，或簇擁成片，讓濟南到處撒滿綠意，充滿生機。尤其岸柳如煙的大明湖上，柳絲飄展，碧波瀲灩，一湖煙水，十里長屏，更是無處不美，無處不好，無處不銷魂……

濟南的垂柳是美麗的，也是多情的。它彷彿善解人意，懂得人心。當人們正企盼春天到來時，它便悄悄地當起了「送春使者」。就在大地寒意未盡，冰雪尚未全消，萬木還鎖在嫩夢中的時候，一夜春風吹來，冬眠的垂柳便一骨碌醒來，原本枯瘦的柳絲立即冒出密密麻麻鵝黃色的柳芽。轉瞬間，嫩芽綻出翠葉，柳絲串成珠簾，千樹萬樹枝葉紛披，匯成一片淡翠的輕雲……於是，孩子們折來柳枝，擰成柳哨，一邊吹着悠揚的春聲，一邊跑着、跳着、高喊着：「春天來了！春天來了！……」大人們則採下柳葉，做成佳餚，爭相嚐春、「吃春」，把那融融春意，沁入肌膚，留在渴盼的心中……

送走春天，迎來盛夏，垂柳越發風流倜儻。它的樹幹更加挺拔，樹枝更加堅韌，柳絲也更加豐滿綿長。它用濃綠的生命底色，生動了濟南的整個夏秋。此時你看吧，垂柳歡快在田園，便舞起層層綠浪，引來鶯歌燕舞，帶出更多綠肥紅瘦；垂柳綿延在湖畔，便牽出艷荷映日，蓮葉田田，薰染得湖水更綠更藍；垂柳搖曳在泉邊，則映襯着雪浪噴湧，錦鱗片片，繪製出幅幅泉柳相依、綠浪相抱的風景大畫，誰人看了能不驚歎！

在群芳搖落、萬木蕭瑟的冬天，垂柳雖然脫下綠裝，但是風采依舊。它那堅挺的樹幹，抵禦着凜冽寒風，承載着雨雪冰霜，更顯得英勇堅強；它那疏朗的秀枝，任意向空中揮灑幾筆，便把藍天白雲，亭台樓閣，攝入雲霧潤蒸、平明如鏡的泉中，營造出虛無飄渺的蓬萊仙境……一年四季，寒來暑往，哪裡有垂柳，哪裡就有風景，哪裡就美不勝收！

垂柳的美麗多姿，讓人艷羨，更令文人墨客着迷。他們滿懷清興，寫出不少詠柳的詩文。曾任濟南市長的宋代文學家曾鞏有「楊柳巧含煙景合，芙蓉爭帶露花開」的佳句，寫的是大明湖中環波亭邊的柳色，美得恰如其分；明代詩人晏璧也在詩中寫道：「杏花開遍柳垂絲，柳下清泉漾碧漪。莫折柔條留繫馬，綠陰深處聽黃鸝。」他寫的是「柳泉」邊的柳色，美得呼之欲出；而清代詩人劉伍寬筆下的「明湖柳色」就更為新鮮別致，亮麗動人：「鵲橋兩岸近清明，點逗春光翠葉生。古寺樓台時隱見，畫船簫鼓半陰晴。平鋪鴨綠和煙重，淡染鵝黃着雨輕。莫向人間綰離別，一枝留取待新鶯。」詩人們都用柳色象徵美好，也把柳色當成向人炫耀的資本。有一次，一位外地朋友寫信給濟南詩人王蘋，詢問濟南有甚麼好看的風景。王蘋便寫詩答道：「湖乾煙亂柳氄氄，是處桃花雨半含。七十二泉春漲暖，可憐只說似江南。」他自豪地告訴朋友：大明湖邊到處柳絲披拂，如煙似霧；桃花帶雨，濃艷欲滴。諸泉歡快地噴湧着，泉水穿街過巷，縱橫交錯……這樣美好的景色，比杏花春雨的江南還要美呢！王蘋給朋友畫的這幅濟南風景大畫，為首的就是明湖柳色！

然而對更多濟南人來說，對於垂柳的深情，多貫穿於日常生活中，融於民俗風情裡。垂柳給他們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

過去每到清明時節，濟南人都有「賞柳」、「戴柳」、「插柳」的習俗。「賞柳」常到郊外。此時，廣袤的田野上垂柳如煙，含綠吐翠，芳草青青，百花盛開，景色格外迷人。那些文人雅士、靚男俊女們，三五成群，徜徉於柳林花叢中，忘情地賞柳觀花，自成一道風景。恰如清代濟南詩人朱緗在《清明日東城踏青》一詩中所寫：「輕黃柳線落雛燕，淺碧草痕淺乳雞。石影玲瓏山寺小，煙光蒙密市樓低。踏青更向前村去，十樹梨花開未齊。」而「戴柳」的多為婦女兒童。 清明這天一早，他們就把柳枝編成圓圈戴在頭上，或將嫩柳枝直接插在頭上。這既是美的點綴，又能保平安吉祥。民間傳說戴柳能祈福辟邪，故有「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白首」、「戴個花活百八，插根柳活百九」等諺語傳唱。「插柳」則遍及千家萬戶。過去清明這天，濟南的家家戶戶都把柳枝插於門上，據說此俗源自紀念「教民稼穡」的神農氏，而更普遍的說法則是柳有解毒辟邪的功能。

濟南人熱愛垂柳的另一種方式，就是與柳為伴，傍柳而居。「山色四圍明月裡，人家半住柳陰中」；「家家泉水，戶戶垂楊」，就是濟南民居的真實寫照。至於那些達官貴人，文人雅士，居室也多有垂柳掩映。老家濟南的宋代著名女詞人李清照曾在詞中寫道：「垂楊庭院，暖風簾幕，有個人憔悴」，清代詩人田雯則進一步解釋說：「跳波濺客衣，演漾回塘路。清照昔年人，門外垂楊樹。」這都足以證明，李清照的故居在「垂柳深處」。曾鞏在濟南任知州時，居住在府邸內（現珍珠泉大院）。他也在詩中說：「枕前聽盡小梅花，起見中庭月未斜。微破宿雲猶度雁，欲深煙柳已藏鴉」。他明白地告訴人們，他住的地方綠柳成蔭，樹上鴉鵲成群。他為此而感到自豪，也讓無數人欽羨不已！

說到對垂柳的熱愛，我們自然會想到大畫家豐子愷先生。他在《楊柳》中說：「楊柳的主要美點，是其下垂……它長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長得高，越垂得低。千萬條陌頭細柳，條條不忘記根本……」然而別的花木「大都是向上發展的……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見枝葉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記了下面的根，覺得其樣子可惡……」豐先生如此褒柳而貶低其他花木，未免有失公允。因為向上長的花木，同樣不曾忘記根本，「樹大根深」、「葉落歸根」嘛！我倒覺得，楊柳的低垂，體現的是一種低姿態的處世哲學和謙虛謹慎的美德。樹也好，人也罷，有了這種姿態，就能在狂風暴雨中堅韌不拔，百折不撓；具備了這種美德，就能在成績面前不驕傲，有功於人不居功，永遠保持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這，或許是濟南人熱愛垂柳的又一原因吧。

■城中柳色。 作者提供圖片

杜亦有道 阿杜

一匹布咁長

七二年阿杜初任突發記者時，啟蒙恩師是有「報界神童」之稱的才子黃朗秋（昔日《新報》「老總」），那時開工第三天黃老師便教導本初及一張拍得傳神的照片有用。」聽誡後便下決心「學好拍照」，當即在兼職寫手之《明周》同事攝影主任張杰推引下拜了「沙龍大王」宗伯伯為師，宗伯伯者曾是朱玲玲、鄭文雅、戴月娥一連三屆港姐冠軍之提名人，而宗維賡和張文杰則是抗戰時和日軍作戰之國民黨「中央社」中國唯一的兩位戰地記者之一。

初做新聞工作時，對「戰地記者」有無限的浪漫景仰和崇拜，那時能被收為宗伯伯門下，手持小型「拉架」相機到處採訪拍照，心底有無限自豪。一九七三年「第二屆香港節」攝影比賽，阿杜就藉「宗維賡曾徒」名氣之照，而得了個「香港節攝影比賽」冠軍之榮，曾幻想「我也能做戰地記者」之憧憬。

本人「入行」後也認識過兩位名攝記者為友，一是著名韓戰美軍記者陸正，陸大哥是退役後做了電影攝影師，主拍世界名作《蘇絲黃的世界》被提名奧斯卡，筆者性近電影，參與邊皮工作得以結識陸正，知他曾在韓戰時上前線，也曾當俘虜，無限仰慕，向他請教過很多戰地見識。

名攝記之二是MAY方「美芳」長得美艷爽颯，是《南華早報》女記者，她是名醫議員方潤華女兒，當時全報界男記者都奉她為心中女神。那一年香港紅隧初落成，海底鑿穿通洞禮的一天，在被招待記者「穿隧道禮」一刻，她叫「阿杜，幫我拍張照」，第二日早報的頭版出為巨幅新聞照「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個穿過海底，步行過九龍的女性」，當即名動一時，阿杜對她有如此銳利的新聞觸覺，由衷之佩服。但本人就漸轉為中文寫手又成為香港電影界名宣傳人，如今連拿起部數碼相機也手顫腳震。

說起在下之半世紀從業史真「一匹布咁長」，讀者老友可能看之已煩，且識趣在此打住則個。請了。

思旋天地 思旋

靈活走位

全球經濟，特別是金融業的發展都涉及政策市。傳聞好淡消息多多，影響投資者決策，影響升跌。生肖蛇年，靈蛇走位敏銳，一收一放之瞬間，波幅大。顯然，消息傳聞影響力大，場，近年狂吹炒風，炒家貪勝不知令消息滿天飛。置身市場輸者，可能在一個大浪之下被淹沒。無論在哪裡，其實都是考實力的世界，弱肉強食，汰弱留強的世界當下最靈驗。美國、日本和歐洲等世界經濟實體前列都在狂印鈔票，幾為貨幣戰在備戰中，因而掀起匯市、股市、商品等市場大風大浪，不確定因素多多，炒家跟風作浪。別以為小戶和跟風者會成為點心被吃掉，其實大炒家，又或者對沖基金也未必啖啖好吃，也有失敗輸家。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是致富之道，投機無永遠樂園也無永遠勝者。只不過，得諳財技者，可能蝕得少些，輸得漂亮些。所以，世上不少有錢人財政管理寧交由專業財經管理機構，例如「基金」等。事實上，全球財政管理金融機構乘勢而起，方興未艾。

香港因早有較成熟財經基建、法制和人才以及資訊脈絡，香港有全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之中國作後盾，已發展為穩健的國際金融中心之同時，在祖國支持下，香港亦已成為公認的財富管理中心了。

財政預算案中，推三優惠政策吸引國際基金落戶香港，特別是來自內地的基金，窺以為，加緊安排基金地位互認是正確的，豁免利得稅等等，預算案政策有利推動金融業發展，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強競爭力。政府十分關注香港房地產發展，接二連三出招，彰顯政府效力和功力。不過要記着回歸市場主導，縱然勾地壽終正寢。

淑梅足跡 車淑梅

萬綺雯魅力驚人

近日電視劇《老表，你好嘢！》引起各方共鳴，劇中女主角易姑娘更大受追捧，成為宅男的夢中情人。萬綺雯入行廿四年，效力亞視廿二年，為何突然投向無綫大家庭？她在電台節目《舊日的足跡》開腔——

原來早兩年受丈夫著名編劇陳十三的鼓勵，跑到內地演舞台劇，一向膽小的她要學普通話，又要面對陌生人和環境工作，竟又過關了，膽子也大了，去年三月首先無綫，接着王維基先後力邀加盟，結果她以先後次序答應了TVB。

果然，蚊蚊魅力驚人，這陣子大家不再稱她「萬二蚊」改口為「易姑娘」。她本人卻堅決不二地說：「我最喜歡馬小玲。」當年《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她演活了這位身穿短裙冷艷性感亦正亦邪的少女，特別那雙腿更引起話題，認真的記者帶備軟尺度一度，四十二吋美腿即成為蚊蚊的代號。

「中學時代，我喜歡跳彈床，跳高跳遠，四乘一百，我跑最後一棒，同學整天說在比賽中，看不見我的樣子，只見一雙長腿在跑道上奔馳。」

運動健將從未想過晉身娛樂圈，這位元朗妹妹終日幻想嫁一個外國人，抱着混血BB，住在大草原的小白屋，優哉游哉。一切天意，當年她被劉娟娟推薦參加亞洲小姐選舉，正因為有機會到希臘拍攝外景，小妮子一口答應了，結果榮獲亞軍展開星途。

她極有觀眾緣，劇集一套接一套，更創下亞視收視廿點的輝煌紀錄。事業成功，感情失意，初戀情人呂頌賢叫她失望，分手了；甄子丹的情況又如何？她只形容，在她的世界裡沒有壞人，在蚊蚊心中丈夫陳十三是她的一切，人生路上的明燈，她也奇怪怎麼自己這麼洋化，竟嫁了一位只會吃唐餐、飲濃濃中國茶的人，那不是緣份是甚麼？聽蚊蚊娓娓道來，聲線有點兒沙啞好性感，原來聲帶全因那次替亞視拍日本旅遊特輯，怕高怕快怕震，怕離心力的她，坐上了那部只有屁股貼着小木板的過山車，第一秒，她已開始狂嗌、哭着叫着，至機器停下來，她暈倒在那裡，幸好今天還能講台詞，已算萬幸。

丈夫陳十三當然不介意，實在他們甚麼也不計較，最重要常相見已滿足。元宵節，他們就點滿一花園的蠟燭賞花，多浪漫！

祝福這十三年的二人世界，早日多添一個小寶寶。